

韓 耀 隆 著

文史哲學集成

中國文字義符通用釋例

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

中國文字義符通用釋例

著者：韓耀

出版者：文哲出版社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

發行所：文哲出版社

印刷者：文哲出版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
電話：三五一一〇二八

實價新台幣三五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初版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自序

說文解字敍云：「倉頡之初作書，蓋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；其後形聲相益，即謂之字。文者，物象之本；字者，言孳乳而寢多也。」段玉裁注云：「形聲相益，謂形聲、會意二者也。聲與形相射爲形聲，形與形相射爲會意。」鄭樵六書略亦云：「文有子母：母主義，子主聲。一子一母爲諧聲，諧聲者，一體主義，一體主聲；二母合爲會意，會意者，二體俱主義，合而成字也。」當造字之初，作者固能在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」之下，取某形與某形相射、某形與某聲相射，以合成一新字。如金屬類从金，木本植物从木，艸本植物从艸，皮革類从革从韋，器用類从皿从瓦从缶，亦即說文「凡人之屬皆从人」，「凡足之屬皆从足」，「凡豕之屬皆从豕」，「凡米之屬皆从米」，「凡邑之屬皆从邑」……。然而，又常因作者之主觀，書者之誤寫，時間之移易，與地域之乖隔，而產生不同之義符。以甲骨文言之：邇字作^𠂔、^𠂔、^𠂔、^𠂔，从走、从彳、从止；牡字作^牜、^牜、^牜、^牜，从牛、从羊、从犬、从鹿、从麋、从魔；春字作^𠂔、^𠂔、^𠂔、^𠂔、^𠂔、^𠂔，从艸、从𡇗、从林、从森、从林、从木；疊字作^𠂔、^𠂔，从米、从禾。又如金文從字作^𠂔、^𠂔、^𠂔，从走、从止、从彳；搏字作^𠂔、^𠂔。

𦥑，从干、从戈；盤字作𦥑，𦥑，从皿、从金；导字作𦥑，𦥑，从又、从手；造字作𦥑、
𦥑、𦥑、𦥑、𦥑、𦥑，从舟、从戈、从鼎、从金、从宀、从广；保字或作𦥑、𦥑、𦥑、
从玉、从贝、从宀；厃字作厃、厃、厃，从厂、从广、从宀等。故在文字發展初期，義符之變
易，已極繁蹟。逮秦兼併天下，「言語異聲，文字異形」，李斯乃罷不與秦文合者，爰「取史籀大篆，
或頗省改」，所謂小篆者也。於是文字始漸定型。然以許慎說文觀之，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中，重文竟
達一千一百六十三字；而重文中，又多爲義符與本字不同者。如瑱或作𦥑，婿或作婿，迄或作跋，遐
或作徂，彌或作𦥑，詠或作咏，膀或作膀，盍或作盍，𦥑或作𦥑，𦥑或作𦥑，歌或作謳，頰或作俛，
耏或作耐，𡇔或作脈，雩或作雩，𦥑或作𦥑，𦥑或作𦥑（以上或體），起或作迄，信或作
仁、訖，僕或作𦥑，敎或作𦥑，睹或作覩，阱或作阱，𦥑或作𦥑、𦥑，期或作𦥑，粒或作𦥑，驅或作
駁，惰或作婿，沫或作𦥑，奴或作𠂇，繙或作𦥑，勳或作勳，動或作運（以上古文），雞或作鷄，交
或作𡇔，蓐或作𦥑，𦥑或作𦥑，𦥑或作𦥑，𦥑或作𦥑，𦥑或作𦥑，𦥑或作𦥑，𦥑或作𦥑，𦥑或作𦥑，
駕或作格，愆或作𡇔，漁或作漁，翼或作翼，𦥑或作𦥑，壞或作𡇔，𠀤或作𠀤，𦥑或作𦥑，𦥑或作𦥑（以上籀文）
等是也。可見文字自由發展之生機，未因秦令而停滯也。

兩漢以降，字形雖日趨固定，然隸碑文字異體之多，實有超乎古昔，而至今仍通行者，如體作𦥑，
版作板，析作斲，慢作墁，櫬作櫬，柵作闡，糈作稭，糜作饜，剗作膝，鐙作燈，詠作咏，醱作盞，
𩫓作俯，𦥑作𡇔，𦥑作剗，嬾作嬾，麌作𠀤，邪作耶，聘作聘，勲作劇，罰作罰，究作究，荅作答，

簫作蕭，廢作廢，病作病，塵作塵，𠀤作机，打作打，埽作掃，鄰作隣，鳴作鳴，徵作徵，偏作偏，建作建，迴作迴，祕作祕，稟作稟，祐作祐，初作初，敍作敍，啓作啓等是也。六朝以來，或體、俗體、譌字之多，誠可謂踵事而增華，變本而加厲，愈演愈烈矣。此觀乎碑別字、千祿字書、龍龜手鑑、集韻、正字通等書，即可知其梗概矣。

然構成合體字之義符，固可自由更易；而於表現意義上，並不因此而含混，則在自由更易之中，自有規律可尋，而非漫無標準也。依筆者所見，更易之原因，要有三端：一曰義近通作，二曰義異或作，三曰形近譌作。

義近通作者，即兩個不同之義符，彼此可以互代，而不因義符之更換，改變本字之意義。唐蘭古文字學導論云：「凡義相近的字，在偏旁裡可以通轉。」又云：「凡是研究語言文字的人都知道字音是有通轉的，但字形也有通轉，這是以前學者所不知道的。」並舉人與大、女，衣與巾，土與旨等三組形旁通用爲例說明之；其後楊樹達在「新識字之由來」中，又舉艸與艸，儿與女，彳與止三組爲例，謂此爲「義近形旁任作」。可見此一問題，早已深受學者之注意。以本書所舉之例言之，義近通作者，如示、鬼義近，故神或作𩫱，𩫱或作饗；口、叩義近，故咷或作咷，𠂇或作𠂇；口、𠂇義近，故喟甲骨文作喟，𠂇或作叫；辵、彳義近，故辶或作征，往或作逹；辵、止義近，故進甲骨文作𠂇，歸金文作逹；辵、走義近，故迂金文作赶，趨金文作邇，辵、足義近，故迹或作蹟、跡，躋金文作邇；辵、行義近，故道金文或作彳，彳、止義近，故復甲骨文作空，歸或作歸；彳、走

義近，故微或作趨，趨或作棹；彳、足義近，故履或作𩫑，踵或作踵；彳、行義近，故御甲骨文或作衛，衛甲骨文或作徯；刀、刃義近，故切或作切，劍或作劍；刀、斤義近，故斬或作斲，斷或作剗；刀、戈義近，故創或作戩，戩或作剗；刀、切義近，故剗或作剗，刀、殳義近，故剗或作剗；目、臣賜或作覩，視或作眎；貝、賤義近，故敗或作敗，嬰金文作晏；宀、广義近，故宅或作宅，廣甲骨、金文作竇；宀、厂義近，故安金文或作反，应金文或作竅；衣、巾義近，故襪或作𦵶，常或作裳；广、尸義近，故屏或作屏，扇或作扇；手、又義近，故扶金文作𢂔，𢂔或作攢；手、寸義近，故操古鉢作尋，尋金文或作𢂔；手、支義近，故揚或作駁，救或作揅；手、収義近，故擇金文作𢂔，招金文作聾；手、攴義近，故擊或作𢂔，攴或作攀；手、爪義近，故攬或作𢂔，爬或作把；手、乳義近，故揚金文作臚，臚或作𢂔；手、丑義近，故杵或作杵；阜、自義近，故陟甲骨文或作𦵶，師或作阝；阜、韋義近，故陸金文或作𦵶；阜、土義近，故防或作坊，壘或作陋；阜、山義近，故陵或作峻，崩或作𦵶；阜、谷義近，故隃金文作𧕧，𧕧或作陼；阜、臺義近，故陴或作陴；阜、田義近，故畎或作畎等是也。

字之意義。如示、馬義異，而禡爲禱馬祭，故字或从馬作驅；示、肉義異，而祔者社肉也，故字或从肉作脰；示、人義異，而祐者神助也，亦指人助言，故字或从人作佑；示、歹義異，而禍者，乃一切禍殃災難之稱，主禍喪殘害言，故字或从歹作殃；示、酉義異，而禋者潔敬之祭也，祭之以酒，故字

或从酉作醒；口、言義異，而呐爲言語遲鈍，故字或从言作訥；口、音義異，而動聲曰吟，聲成文謂之音，故字或从音作齡；口、龠義異，而古者唱詩，或以管籥和聲，故唱或从龠作韜；口、欠義異，而喜笑則張口，張口氣悟曰欠，故喜或从欠作歛；口、歹義異，而唁爲至喪家間終之意，故字或从歹作唁；口、食義異，而嗜者，喜欲飲食也，故字或从食作饑；口、水義異，而唾爲口液，故字或从水作漚；口、舌義異，而吮之別義爲舐，故字或从舌作舐；口、心義異，而嘵爲懼聲，故字或从心作憇；口、士義異，而對膺必如士者取事實以誠對，故對或从士作對；口、齒義異，而噏者以口齒噍食也，故字或从齒作齧；口、鼻義異，而嚏之別義爲噴聲，故字或从鼻作齷；口、犬義異，而嗥多指豺狼之鳴叫聲，故字或从犬作嗥；口、子義異，而咳爲小兒笑，故字或从子作孩；口、肉義異，而嚙者亦爲鷄雉肉羹之名，故字或从肉作𦵹；口、广義異，而啞之別義爲瘡病，故字或从广作瘡；口、人義異，而嗜用爲人身代詞，故字或从人作嗜；口、風義異，而咷爲風聲，故字或从風作颶；口、舟義異，而喰者魚口上見也，故字或从魚作𩫱；口、豕義異，而哮爲豕驚聲也，故字或从豕作哮；走、寸義異，而「造舟爲梁」，故造字金文从舟作𦵹；走、寸義異，而道又用爲導引之義，故字或从寸作𢂔；走、言義異，而速亦指言語之疾，故字或从言作警；走、手義異，而遷者登也，登高必以手攀援之，故字或从手作𢂕；走、兆義異，而遁者逃也，故字或从兆（逃省）作𧆸；走、虫義異，而逶者逶迤也，虫蛇之屬逶迤妄行，故字或从虫作𧆸；走、人義異，而邇者人之行難也，故字或从人作𢂔；走、心義異，而相遇驚爲逕，故字或从心作愕；走、貝義異，而遺引申有贈賚之意，故字或从貝作贋；走、音義異，

而逢又借爲疊字狀聲之詞，故字或从音作諱；走、鼓義異，而「逢逢」蓋狀鼓之聲也，故字或从鼓作擊；彳、立義異，而待者疾也，立而待也，故字或从立作峙；彳、去義異，而徯者急行也，急去也，故字或从去作徯；彳、至義異，而徯者至也，故字或从至作詰；目、心義異，而瞀亦用爲心不明之意，故字或从心作愁；目、頁義異，而目眶乃在人之頭部，故眶或从頁作顙；目、毛義異，而眡者目旁毛也，故字或从毛作眊；目、廣義異，而眼者目病也，故字或从廣作痕；目、馬義異，而眡者馬目白似魚也，故字或从馬作騮；刀、支義異，而刷者刮也，亦用爲拭除之意，故字或从支作斂；刀、手義異，而刲者刺也，刺之以手，故字或从手作搘；刀、金義異，而剗者刀劍刃也，其器以金爲之，故字或从金作鐸；刀、歹義異，而剗者以刀割頸而歿也，故字或从歹作斁；刀、廣義異，而創者刀傷也，刀傷不癒則成瘻瘍，故字或从广作瘡；刀、肉義異，而剗者皮肉之傷也，故字或从肉作膾；刀、黑義異，而剗者墨刑之屬，故字或从黑作黥；刀、玉義異，而剗者刀之缺也，或亦指玉之缺，故字或从玉作玷；刀、人義異，而人誠信則剛，故剛或从人作𠔁；刀、革義異，而削者刀室也，其器以革韋爲之，故字或从革作鞘；刀、片義異，而辨者判也，判木爲片，故字或从片作辨；竹、木義異，而簾爲黍稷方器，或以木爲之，故字或从木作机；竹、片義異，而簾爲表識書，或判木爲之，故字或从片作牋；竹、金義異，而簾爲鎔器，或以金爲之，故字或从金作鎔；貝、宀義異，而貧爲家貧，故字或从宀作穿；貝、巾義異，而竇爲南蠻所貢之布帛，故字或从巾作棕；貝、買義異，而販爲買賤賣貴者，主買賤言，故字或从買作販；貝、子義異，而賢者多財、多才也，亦指賢臣言，故字或从子作豎；

宀、言義異，而宋者無人言語聲也，故字或从言作誄；宀、广義異，而宀者貧病也，故字或从广作疚；宀、石義異，而宝者宗廟主石、神主也，故字或从石作砫；宀、日義異，而宵者日冥也，故字或从日作哨；宀、人義異，而窺者至也，引申有人相親之意，故字或从人作窺；衣、糸義異，而襯者負兒衣也，而其物織絲縷爲之，故字或从糸作縑；衣、毛義異，而袈裟者，乃僧者所服毛衣也，故字或从毛作笔毫；衣、彑義異，而補者修治敝衣使完好也，故字或从彑作補；衣、支義異，而補者修改故衣也，故字或从支作蔽；衣、手義異，而襯者以衣衽扱物也，故字或从手作擗；衣、身義異，而裸者不以衣蔽體也，故字或从身作裸；衣、人義異，而裸者裸露其身也，主人身言，故字或从人作倮；衣、木義異，而襯者棺覆也，故字或从木作檄；衣、女義異，而株者朱衣也，又引申指女子色美，故字或从女作姝；衣、戈義異，而襲者左衽袍也，又引申爲攻人不備之稱，故字或从戈作戩；衣、韋義異，而襯者衣厚也，引申爲厚、多之義，故字或从多作縕；广、土義異，而序者東西牆也，牆垣以土石爲之，故字或从土作圩；广、阜義異，而土、阜義近，故序既从土作圩，亦可从阜作圩；广、人義異，而辟廁或指神之庇佑言，故字或从示作禕；广、谷義異，而廁者山巖之谷穴也，故字或从谷作鑪；广、門義異，而廁者堂周屋也，門引申亦有屋舍之意，故廁或从門作闌；广、艸義異，而廁者草舍也，故字或从艸作菴；广、巾義異，而辟或用爲覆蔽之意，蔽之以巾，故字或从巾作幘；广、木義異，而廁者所以庋食器者也，其物以木板爲之，故字或从木作櫟；手、疋義異，而撫者安也，亦用爲追意，故字

或从走作辠；手、虍義異，而撻者笞擊也，笞之示有威而可畏也，故字或从虍作虜；手、人義異，而掾者佐助也，亦用爲屬官之稱，故字或从人作僂；手、肉義異，而拇指者手足大指也，手足乃屬肢體骨肉，故字或从肉作脢；手、足義異，而拇爲手足大指，主足指言，故字或从足作跰；手、衣義異，而掖者人之臂下也，亦指衣之掖下，故字或从衣作掖；手、風義異，而搖者動也，風動之，故字或从風作颶；手、禾義異，而掯者穫禾也，故字或从禾作秷；手、力義異，而揅者，止馬也，止之以力，故字或从力作劖；手、巾義異，而拭者拭清垢濡也，拭之以巾，故字或从巾作帙；手、鼻義異，而擤者去鼻涕也，故字或从鼻作擤；手、石義異，而摩者以手持石擎摩之也，主石言，故字或从石作磨；手、米義異，而擎者摩也，亦用爲磨粉、磨米之稱，故字或从米作稊；手、金義異，而搜者搜求也，亦指搜掠錢財言，故字或从金作鍛；手、弓義異，而把者持握也，亦爲弓拊中手執處之稱，故字或从弓作弣；手、干義異，而搏者搏擊也，持干以擊之，故字或从干作搏；手、戈義異，而搏擊以戈，故搏亦从戈作戟；手、木義異，而抗者扞也，舉木扞禦也，故字或从木作杭；手、危義異，而抗者動也，動搖不安也，故字或从危作硊；手、刀義異，而抉者挑也，挑剔以刀，故字或从刀作剗；手、矢義異，而拙者不巧也，鈍也，亦指矢之鈍言，故字或从矢作矧；手、彳義異，而挑者撓也，亦借爲挑達，往來之貌，故字或从彳作佻；手、韋義異，而揩者揩套也，其物以皮韋爲之，故字或从韋作韙；手、走義異，而揩者行夜也，故字或从走作趣；手、糸義異，而掩者掩斂也，亦用爲「縹絲以手振出緒」之稱，故字或从糸作縑；手、水義異，而溉者滌也，以水滌之，故字或从水作澣；手、心義異，而擬

者度也，揣度以心，故字或从心作擬；手、犬義異，而攫者狃搏也，獸窮則攫，主獸言，故字或从犬作攫；阜、石義異，而墮者從高下也，或指石落言，故字或从石作磧；阜、穴義異，而阱者穴地以陷獸也，故字或从穴作穿；阜、广義異，而障者隔也、蔽也，或隔之以廣，蔽之以僻，故字或从广作庳；阜、水義異，而阱者穿地以陷獸也，或於出水處穴地爲穿，故字或从水作𣪘；阜、足義異，而阼者天子臨祭踐登之階除也，主踐履言，故字或从足作阼；阜、玉義異，而階者登堂之陛也，其或以玉石爲飾，故字或从玉作磼；阜、彳義異，而陟者登升也，故字或从彳作陟、徂；阜、危義異，而阸者危也，故字或从危作隣；阜、雲義異，而陰者闇也，雲翳日則陰闇也，故字或从雲作黔；阜、革義異，而陶者亦用爲瓦器之名，其器或以革韋爲之，故字或从革作鞠；阜、人義異，而陟者或主人之登升言，故字或从人作僂、陟；阜、貞義異，而墮者下墜也，或指人頭傾墜言，故字或从貞作頽、頽、頽；阜、疒義異，而墮者下墜也，或示墜落之動作言，故字或从疒作𡇗；阜、金義異，而障者陶器之裂隙也，或亦指銅器之裂隙言，故字或从金作鑔；阜、歹義異，而墮者墜落也，喪失也，或亦指生命之喪亡言，故字或从歹作殞；阜、臣義異，而附者小土山也，亦借爲附益、順服之義，臣民順服於君，故字或从臣作筐等是也。

形近譌作者，即兩個義符，既非義近通作，亦非義異或作，乃因形近而混用，亦即誤寫之錯字，是屬義符通用之特例。如示、禾形近，故祕或譌作秘，稷或譌作稊；示、衣形近，故福或譌作福；裕或譌作裕；示、木形近，故禁或譌作禁；口、甘形近，故唬或譌作唬，旨或譌作旨；口、厃形近，故

句或譌作勾；走、爻形近，故巡或譌作廵，建或譌作建；彳、人形近，故徧或譌作徧，優或譌作優；彳、水形近，故得或譌作渦，渙或譌作渙；彳、犬形近，故很或譌作狠，犯或譌作犯；目、月形近，故盼或譌作盼，脂或譌作脂；目、日形近，故盼或譌作盼，昬或譌作昏；目、自形近，故眡或譌作眡；目、耳形近，故耽或譌作耽；目、貝形近，故賊或譌作賊，賜或譌作賜；刀、刃形近，故辨或譌作辨，効或譌作効；刀、寸形近，故到或譌作剗，冠或譌作冠；刀、邑形近，故劓或譌作劓；竹、艸形近，故筭或譌作筭；荅或譌作答；貝、鼎形近，故鼻或譌作鼻，鼐或譌作貝；貝、肉形近，故賾或譌作膾，臚或譌作臚；貝、頁形近，故賚或譌作賴，頰或譌作資；宀、一形近，故富或譌作富，冠或譌作冠；宀、穴形近，故宄或譌作宄，窘或譌作窘；宀、雨形近，故宕或譌作宕；广、广形近，故廢或譌作廢，病或譌作病；广、厂形近，故廁或譌作廁，厲或譌作厲；衣、示形近，故裕或譌作裕，初或譌作初；衣、禾形近，故穠或譌作穠，初或譌作初；衣、方形近，故褰或譌作褰，族或譌作袴；手、木形近，故提或譌作提，杠或譌作打；手、爿形近，故拂或譌作拂；手、土形近，故埽或譌作埽；手、牛形近，故搶或譌作搶；手、心形近，故抱或譌作抱，忪或譌作忪；手、示形近，故𢂔或譌作𢂔；手、子形近，故擘或譌作擘；阜、邑形近，故障或譌作鄣，鄰或譌作隣等是也。

荀子云：「名無固宜，約之以命，約定俗成，謂之宜；異於約，則謂之不宜。」中國文字固有原爲俗譌字，經「約定俗成」而通行者。故義符之通用，對助長文字之孳生，實有極其重要之關係。至於通用之原因何在？範圍如何？則爲吾人所欲探討者也。筆者不敏，將致力於此問題之探討，並作有

系統之整理與研究。今以近年所寫成之論文十餘篇，重加修正付梓，用就教於博雅云耳。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韓耀隆序於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

中國文字義符通用釋例 目次

自序

壹、示部

貳、口部

參、走部

肆、彳部

伍、目部

陸、刀部

柒、竹部

捌、貝部

玖、宀部

拾、衣部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拾壹、广 部	一四五
拾貳、手 部	二六五
拾叁、阜 部	三一七
附 義符通用簡表	三五七
引用書目	三六一